

■ 图片故事



与铁道为邻

□周铁钧 文/图

我六七岁时家住县城铁道西，房子离路基五六十米。载重火车驶过，土炕都微微颤抖。住得日久，便不觉火车震响是噪音，像风吹树摇般习以为常，夜半隆隆声听起来也节奏分明，似低沉平缓的催眠曲。偶有来客，坐在炕沿上，突感颤动，腾身站起，满脸紧张。父亲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过火车。”客人却疑惑未消，侧耳听一会儿，才放心坐下。

父亲年轻时，在铁路货场做临时工。有一天下夜班，走过路基忽听有哭声，回头望去，月光照映下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沿铁道呜咽前行。不一会儿，有火车驶出弯道，汽笛猛吼，女孩却依然走在枕轨中央，躲也不躲。

千钧之际，父亲掀脚冲向轨道，离疾驰的车头不到十米，将她拽下路基。这时，后面传来女孩家人的呼唤，原来，女孩与父母吵架，偷着跑出来要寻短见……

父亲舍身救人，避免了一场事故，铁路为他发奖状、披红戴花，而更高“奖励”是接收他为正式职工，铁路给了他“铁饭碗”。

离家不远的火车站，道岔密布，有数条铁路交汇，许多车厢要在这里重组、编列，因为调度繁忙，常有列车被红灯阻在站外，有时要停十几分钟。

那年夏天，一列绿皮火车临时停下，旅客纷纷从车窗探头张望。我拿着两个鸭梨跑到近前玩

耍，车窗里有个三四岁的孩子看到梨，在他妈妈怀中哭着想要。孩子妈妈冲我说：“小朋友，把梨给小弟弟一个，我给你饼干。”她说着用纸包起几块饼干。我捡起根树枝，把梨插在尖上，伸到车窗前。

车窗递梨的场景被母亲看在眼里，激起她做生意的灵感，她贩来水果，一斤装一纸兜，在竹竿顶端绑个网筐，有客车停在离家不远的铁道，就提起水果篮跑上路基，将网筐纸兜举向车窗。新鲜的水果十分抢手，不一会儿二十几兜便告罄。那时全家生活来源靠父亲每月38元工资，一兜水果能赚5分到1毛钱，一个夏秋能收入100多元，是一笔可观的补贴。

如今，家已搬离铁道多年，但我对它的情感却一如初心，每天散步，总喜欢到路基附近走走，看着飞驰电掣驶向远方的钢铁长龙，让思绪、激情沿长长的铁轨走下去，直至生命的彼岸。



■ 青春岁月

心灯

□黄平安 文/图

今天，灯可谓品种繁多、样式新颖、功能齐备、色彩斑斓。而对于我，这些五彩缤纷的灯都未在我心灵的底片上曝光，唯有很多年前的两盏极其简陋、暗淡的油灯却在我心中永远定格，照亮了我的漫漫人生路。

文革时期，童年的我和全家从城镇下放到了农村，住进了生产队曾经做砖瓦的茅屋里。我自幼好学，可茅屋似乎有意与我作对。如豆的油灯抵挡不住八面来风，常常看书写字兴趣正浓，风却赶来凑热闹，使十分沉寂的夜晚又增添了几分黑暗和恐惧。一日，看见了老师办公室上的玻璃罩油灯，羡慕之极，回家后便用一张作业本纸粘成了一个圆柱体纸筒，将纸筒罩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外，简易的防风罩成功了，困难终于克服了。从此，茅屋里便常亮起了一盏不灭的灯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在乡村小学当起了“孩子王”。偏僻闭塞的乡村不通电，晚上照明用的是油灯。一到晚上，只有夜空中闪烁的星星、猫头鹰凄厉的长鸣、农家小院的犬吠和月落后的鸟啼为老师们做伴，使宁静的乡村显得更加荒凉。于是老师们或借酒浇愁，或与麻将为伍，浑浑噩噩打发着那漫长的夜晚。我也曾在那荒凉寂寞的夜晚中痛苦、徘徊。然而，一颗年轻的心却使我无法拒绝感受生活，天真可爱的孩子，纯朴善良的村民唤起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热情。我毅然远离了麻木和浮躁，擦亮灯罩，点燃油灯，一心扑在了工作上。我吃透教材、学习大纲，认真备课，人累了，喝口茶；灯暗了，加点油，又接着干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工作上，我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；业余创作也渐入佳境，作品登上了国家级报刊。

白云苍狗，岁月悠悠。如今，遥远的记忆里，那两盏如豆的油灯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风尘里，然而，她们永远是我心中不灭的灯，在我身心疲惫的时候，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，她们总是照耀着我前方的路，激励着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，笑对生活的每一天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 家庭相册

为你收藏记忆的人

□马亚伟 文/图

儿子刚满月，母亲从老家赶来帮我带。她对外孙的爱，超乎我的想象。

小小的儿子还不懂什么，母亲却一刻不停地跟他说话。即使儿子睡着的时候，母亲也会轻声絮叨，语调舒缓，像是在唱摇篮曲。因为儿子，母亲的话比平时多了几倍。阳光照进屋子，儿子酣睡着，母亲絮絮地说着，她的话语里，经常有“你妈小时候”。

这段时间，我小时候的事被母亲全翻出来了。母亲是帮我收藏记忆的人，我没记忆时的往事或者已经模糊的记忆，都全妥妥当当地在她那里收藏着。

我看着儿子说：“小家伙皮肤怎么不白！”母亲立刻陷入对我的回忆中：“你小时候，皮肤又白又细。我抱着你出门，别人都夸你呢！你还记得对门你三奶奶不？她总管你叫‘白妞妞’……”

母亲眼神里流露出对遥远往事的怀恋，我看得出来，关于我的那些往事，让母亲无限幸福。

我抱着儿子，计划着他将来上幼儿园的一些事。母亲在一旁说：“你刚5岁就上一年级了，那时你太小，也不会写字，都是让你堂姐帮着写。后来，你的学习反倒超过了她，上了二年级就考了个第一名回来。后来每次都考第一名，你们老师都夸你聪明……”过了这么多年，母亲依旧用骄傲的语气提起我的“辉煌历史”。

儿子一天天长大，小腿很有劲，母亲抱着他，他的小腿使劲在母亲腿上蹬。母亲欣喜地说：“这小家伙，将来肯定跟你一样擅长跑跑跳跳。”母亲又低头对儿子说：“你妈小时候，跳皮筋、踢毽子、跳绳儿，谁都没她玩得好。上初中参加运动会，跑得可快了，每回都得奖呢！”



母亲帮我收藏着记忆，也收藏着关于我的一切。记得那次我要找一本中学时代的相册，母亲拖出一只大箱子说：“你的东西，我都放在这里面了。”我果然从箱子里找到了那本相册。箱子里，有我的书、笔记本，还有一摞奖状。这些散发着陈年气息的东西，都是曾经芬芳的记忆。是母亲，帮我牢牢地锁住了这些记忆。我的一一点一滴，母亲都视若珍宝。还有一次，我怎么也想起小学时语文老师名字。倒是母亲，脱口而出。我佩服母亲

的记忆力，觉得太神奇了。其实我明白，母亲有时候明明丢三落四，还有犯糊涂的时候，唯独她的事，她从来不含糊。母亲爱我，超过了爱她自己。

不久前，朋友的母亲去世了，她在我面前嚎啕大哭，抽泣着说：“我妈没了，我觉得我的魂儿都丢了……”我忽然想，她母亲带着有关她的记忆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，一个丢了记忆的人，可不就是丢了魂儿。

我庆幸，帮我收藏记忆的人还在身边，这便是世上最大的幸福。

■ 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刚出家门，走到社区正门口，一早就有志愿者们在做垃圾分类展示和宣传，“小伙子们，你们真是挺早的啊”，遛弯回来的大爷搭话，“是啊，大爷，我们是环保志愿者，今天来咱们小区做活动，您过来看看不？”大爷应声走过去。展示区并不大，但从垃圾分类的知识宣传到一些简单的分类方法一应俱全，也有志愿者进行具体演示。忙于赶车使我并没有驻足观看，却也看到听到了一些知识，如实现垃圾分类既有利于环境保护，变废为宝，也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方法，有害垃圾与无害垃圾的区分等。匆匆而过的课堂使我的见识增长，也陷入沉思，做好垃圾分类是推进社会环境建设的重要方法，如果人人都参与，那么社会生态建设定能取得丰厚回报。回头看去，那些志愿者们的

上班路上

□王凤煜

忙碌还在继续。

从家到车站，路程并不长，继续前行，马路边上照例是一名清扫着的环卫人员，她是一名中年妇女，骑着一辆环卫车，不厌其烦地用夹子夹起杂物，用扫把撮起垃圾，仿佛在清扫自家地面。起点到终点，因为走走停停，我总能够超过她，一段一公里多长的路，就这样被“城市美容师”打扫得干净利落，犹如新建。在北京，有很多这样的环卫工人，用辛勤的劳动在服务着美丽的城市，回头看去，她已骑向下一条马路，笑容和朝阳一样灿烂。

走到车站等待，几名公交车

站文明引导员早已开始日常工作，引导车辆进站，维持乘客秩序，黄衣红旗和口号已然成为小站台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因每天坐车，与一位引导员阿姨相识，一早的寒暄，阿姨说：“北京最近天气真好，你看这蓝天白云的，比去年强多了”，“是啊”，我刚应声，“小伙子，别站在站台下边”，阿姨打断我并微笑着走过去劝说。在她眼中，梳理一个站台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。一直以来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风晴雨雪，这个小站台仿佛一个文明的符号，在他们的精心引导和服务下，乘客与车辆总能保持一种秩序的平衡。他们的忙碌产生了一

种力量，使文明的进程显得无比生动。在北京，有无数个这样的站台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早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符号。

乘客增多的车站，车水马龙的公路，更多的人踏上了忙碌的上班路，开始了一天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。在晴天朗日的衬托下，这景象别有一番韵味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日出而作，冬藏、春耕、夏耕，为的就是等待金秋幸福的收获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分工的不同造就的职业的多样，但每个人对于敬业的认知却始终如一，也许8小时时间并不长，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一份约定，它可能体现在一个街角、一句问候或者一份关怀，他们的岗位虽然平凡，但用双手赢得收获，他们的分工虽然不同，但足以让我们敬重。在阳春三月的早晨，我们迎着朝阳，继续前进。